

杨尘因著



江湖世四侠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九十七回	辽东鹤露夜援孤女 狄金儿灯下藏淫姬.....	(991)
第九十八回	狄葆兴避祸隐栖霞 辽东鹤仗义卫居停.....	(1000)
第九十九回	议葬事万之一说理 探旗营狄正祥显艺.....	(1011)
第一百回	夜入衙署师徒傲倭 独探贼巢姊弟争雄.....	(1027)
第一百零一回	复仇讎剖腹祭亡叔 念志友诚心访旧交.....	(1041)
第一百零二回	探洞庭二郎遇大刀 闹河西菩提逢豹子.....	(1053)
第一百零三回	波激艤舳误友为敌 火焚兰若遇旧逢亲.....	(1068)
第一百零四回	聚群英孤茔裴冷月 议大计杯酒贯长虹.....	(1087)
第一百零五回	奋雄威拔发续弓弦 逞绝技飞羽射狼牙.....	(1102)
第一百零六回	雪奇冤半路杀仇人 耐闲气客途防小寇.....	(1115)
第一百零七回	刺五虎小女郎施威 和两族老英雄仗义.....	(1128)
第一百零八回	聚群雄霄深谈往事 诛两贼月下复前仇.....	(1142)

- 第一百零九回 劫监狱错救邹茂祥
戕官兵嫁祸崇明岛…………… (1161)
- 第一百零十回 拏公道二士救衰翁
急义气八侠逢好汉…………… (1175)
- 第一百十一回 夜战洞庭双姝落水
晨攻马迹八侠开山…………… (1190)
- 第一百十二回 除奸蠹三雄同卧底
屠孽鳄一义显奇能…………… (1206)
- 第一百十三回 破黑店二女逢铁塔
搜地穴三侠救金城…………… (1223)
- 第一百十四回 红花镇上血雨腥风
圆通寺中刀光剑影…………… (1239)
- 第一百十五回 清佛地雷弹打淫僧
急父难神驹载孝子…………… (1252)
- 第一百十六回 斩黄狗松林商行旅
越白云碧浪荡孤舟…………… (1258)
- 第一百十七回 三三队败神拳太岁
六六阵破洞庭东山…………… (1279)
- 第一百十八回 进苞苴贪吏构黑狱
昭奇冤侠客留白简…………… (1299)
- 第一百十九回 会母兄救人还自救
诛妖盗强者更逢强…………… (1318)
- 第一百二十回 定西山侠义庆团圆
泛海岛壮志启新邦…………… (1334)

第九十七回

辽东鹤露夜援孤女

狄金儿灯下馘淫姬

话说狄金儿正在拼命打马奔逃时，忽听得这话，急转头一望，原来不是别人，恰是她的恩师辽东鹤万之一。这一来，她一寸芳心，装不了这般惊喜，直跑到面前来，笑逐颜开，不知要说些什么才好。勒住马僵叫了一声师傅，陡觉心头一梗，泪珠儿散豆般落将下来。万之一连忙摇手道：“此地不是说话之处，快随我来。”说罢，将辔头一带，转头向南走到一片荒场，方才停住。狄金儿一面下马，一面急问道：

“师傅从那里来？怎知俺会打此走过。”万之一道：“我赶到栖霞岭去寻你父亲，商量让一方地葬你的师祖白眉和尚。不料到了栖霞岭，一个人也没有，我便知道不好。想着，你们既没到栖霞岭，一定仍然回到听潮居去了，决然要闯出大祸来。急忙转身向听潮居赶来，接应你们，旁的事也就顾不得了。果然走到半路，就遇着你父母，踉踉跄跄，揩眼抹泪地走来。我更知事情不妙，忙迎着他俩讯问，得知了情由，便想着栖霞岭的地契，如果被他们劫去，那地方便不能去了。问你妈时，她说存在你母舅家里，并说相离很近。又说栖霞岭不便当，不如且到你舅家里去。我想这时或者佃户得了风声，突然走去，也不太好。但是又记挂着你事了之后，要到栖霞岭。倘然不见爹妈，岂不又要着急？且叫你向

何处寻去呢？踌躇了一会，才议定你妈且到你舅家中去，你爹到栖霞岭左近候你，我便到了听潮居来接应你。你爹妈都说好，我便送了你妈到你舅门前，眼望着她进去了，又等了一会，没听见什么，才赶来接应你。不料你到闯出来了。现在店里怎样了，你没多伤人吗？”狄金儿皱眉叹道：“唉！俺舅也不是什么好人啊！俺妈就是这些事不好。论起来，俺做儿女的不应该说，她老人家实在太不明白了。一生一世就被娘舅哄煞，上了他的大当，还要帮护着他，她不肯说他的不是，依然还当他是好人。如今这般时候，地契也寄在他家，她老人家还要跑到他家去，岂不是送人入虎口吗？”说罢，又长叹一声，低头不语。

万之一听了，心里一动，暗想道，似这般说来，真是一事未完，又来一事了，便道：“这容易，你且说店里的事怎样了。”狄金儿破涕一笑道：“俺听得俺妈到舅家里去，心里一着急，倒忘了说这事了。”说着便将杀弁逐兵的事，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万之一听了道：“这事虽干得痛快，却是愈闹愈大，不容易结局了。咱们虽不怕他怎样，蛙不咬人，但也让人讨厌。并且四邻也要受牵连，须得设个法子了结这事才好。”狄金儿道：“俺恨极了，也顾不得许多，便干了个爽快。现在既已闯出来了，便给他个一不做二不休，将这班没良心的狗官，全给宰了！咱们拍腿一走，怕他什么不了。”

万之一道：“话虽如此，他们待咱们虽有不是，对百姓却比那些填不满的官儿略好些儿，咱们何必为私怨杀人呢？你且和我去寻着你爹娘再说吧。”说罢，便令狄金儿上马。狄金儿不肯，定要随着步行。万之一道：“这时何必讲这些酸礼？你脚下没有我快，反误事体，快些上马！”狄金儿便上了马。万之一仍然跟在马后，一步一骑，如飞地来到栖霞岭。

离着佃家还有几百步远近。忽见暗地窜出个人来，万之一早望见是狄葆兴，连忙打手式招呼。狄金儿父女相见，悲喜交加，相抱暗泣。万之一劝道：“事情要紧，不是哭的时候！依我说，你俩快到你亲戚家里去，一来一家团聚，大家放心；二来嫂嫂一人在那里，没个照应。金儿赶去，好有个照顾，免得再闹出事来。”金儿也因母亲在舅家里，怕舅起歹意，不放心，便将店里的事和父亲说了个大概，便催她父亲同到娘舅家里去。又为那马是旗营官马，恐怕路上有人识破，便带着离开了栖霞岭，将它放了。万之一送他父女到了冉家，方才急忙回到弥勒庵，将狄家的事向慧仁、邹雷说了。邹雷听说，便问明了道路门径，换了夜行衣，带了兵器，由屋上纵剑光来到冉家。

只见一所三间两厢的房子。墙瓦都已破旧。再看那厅厢里，灯火摇曳，窗纸上人影幢幢。暗想这时还没睡，干什么啦？便使了一个倒卷珠帘，将两脚勾在屋檐，侧耳一听，人声甚细，好似商量什么密事。邹雷便将两脚一松，双掌撑地，就势一个斤斗，轻轻地使个金鸡独立，一只脚尖着地站住，一点声音也没有。再倾耳细听，屋里仍在絮絮细语，并没觉着。这才纵身到窗前，就着那破窗纸的窟窿朝里一望，只见一个四十多岁，驼峰鼻子，干鱼面孔的汉子坐在床沿上。朝着榻前琴凳上坐着一个高颧暴眼三十七八岁的妇人，正在细谈。那妇人说道：“……这小雌老虎，这般厉害吗！俺可不敢惹她，倘使惹得她性发时，财没发成，命倒送了，那才不值得啦！横竖你发了财，便不记得俺的，俺犯不着再给你去当这险差。”那男人急道：“你休这般说。哪一次你不买衣服打首饰，乱花乱用？俺何尝查过你的用度！如今这注财喜送上门来，只要你略帮小忙，便要拿娇作俏了。”那女人

急了，指手划脚道：“你休说这没良心的话。你可记得在家乡住着，狄家里还没有来信时，你穷得不得了，逼着要俺去勾引那王家小伙子骗进门来，你捉住，讹诈了一千多银子，只给俺买了两件旧衣，兑了两件银首饰。俺和你再讨些，你便骂俺贱货！说俺养汉子，要休俺。后来狄家来信，你和俺搬到了这里。一连向那老辣货借了几次钱。你说要做生意，一文也不给俺。生意在哪里啦？到如今，那老辣货还带言带语地埋怨俺。你想这房子，这一家不是俺老娘的面子赚来的，哪里来的？如今你又起黑心，用得着老娘了，又来骗俺替你去拼性命瞎当差。替你白干，那可不行。你看那小雌老虎多凶，方才那情形，你没见吗？要俺舍了性命去骗她，干死她，须得有个上下，你且先写一张一万两银子的借据给俺，俺便包你办到。要不然，你休想。哼！你吃不住的就使俺去，主意倒不错。”那男子陪笑道：“俺只说了这么一句，倒惹你淘发了这一大篇子，这是何苦来！俺只为那小东西对你不大防备，你容易下手些，并不是吃不住的便使你去。发了财，还不是大家的吗？咱们患难夫妻，难道还分彼此吗？你一开口就是一万银子，那么，俺又吃什么呢？”那妇人鼻子哼了一声道：“你休装呆，打量俺不知栖霞岭地底下的几万么？俺……。”那男子忙拦住道：“休唠叨了。俺依你便了。只是借字上自然写俺欠你的……。”那妇人不待他说完便竖眉瞪眼，大声说道：“写隔壁豆腐店的小老板田阿德的名字，只说你欠他的，俺做证。你要不依，俺便去告诉葆兴，说你昧良心要害他全家性命！看你这吃饭的家伙可保得住？就是事做了，也不怕你不给俺。你敢赖一赖，俺便到弥勒庵去告诉正祥。试试老娘的手段看。”那男子连忙做揖打拱道：“求你休嚷，俺都依你便了。”说着又叹了一口气。

道：“想不到田阿德竟在你心上了，俺真糊涂。也罢！发财要紧，随你闹吧。俺便替他忙一半，也还落得一半。”那妇人冷笑道：“怕你不依，你尽管不依好了。”那男子又央求道：“休要再歪闹了，干事要紧。咱们且商量哪里去办药。”那妇人道：“俺现有两包，吃下去一点形踪也没有。”那男子惊问道：“你打哪里弄来的这般好药？”那妇人顿了一顿，似乎深悔失言。忽又眼皮一张狠声说道：“田阿德弄来给俺的，你敢怎样！”男子听了，呆了半晌，方叹道：“好险呀。”接着说道：“且不管他，你拿来吧。咱们明日便分头行事。那小蹄子最爱吃藕粉，你就下在藕粉中吧。俺另有法子给那俩老货消受。”说着，便向那妇人要纸笔。那妇人指着桌子上道：“老早给你预备好了，写不写随你的便。”那男子听了，摇头叹气，抬身走到桌子边来。

这时邹雷怕他看见有人偷瞧，忙缩身轻轻地跳到天井里。双脚一纵，早到屋顶，跨到后面，向下一望，后左厢房里灯火已熄，没有动静。后右厢房里，还有很亮的烛光。窗棂上映着个少女郎的后影。那身段儿恰是狄金儿模样。邹雷便使个大旋风，落到窗前阶石上，打窗下板缝向里张望时，果然是狄金儿，斜倚在床侧书桌上。一手掂着把九环大刀，一手慢慢地拨着头发，眼神凝注，正在沉思。邹雷便抬身走到墙角，在堆在墙根的瓦堆上拾起一片瓦，向天井中摔去。

“哗啦”一声，只听得左厢房门呀呀地连响了两声。接着便见狄金儿舞刀飞身而出。邹雷即忙做手式，递了个暗号。金儿连忙凝神一望，见是邹雷，心中大喜，连忙走近前来道：

“师傅来得正好。俺恰要去庵里寻俺兄弟。”邹雷忙摇手道：“低声！前面的人还没睡啦，你家所遭的事和你所担心的事，你万师傅回到寺里，都告诉俺们了，俺特来接应你

的。”说到这里，便将在前厢听得的话，一一说了。金儿听了，长眉直竖，细眼横瞋，大怒道：“俺早知这禽兽不怀好意！果真不出俺所料。俺到了这里，便劝俺妈快走。俺妈反倒埋怨俺，说俺好闯祸。弄到如今还没处逃奔，住在娘舅家里还不放心，难道漂在外面反平安些？俺不敢回嘴，只想候俩老睡了，便去叫兄弟来，暗中强迫俩老逃出虎口。后来看见俺娘舅冉玉生神色，又喜乐又惊慌，对俺们格外殷勤。尤其是对俺，比平日那横眉勒眼的情形，判若两人，俺心中便十分疑虑。恐怕遭他毒手，却又不敢向爹妈说，只好独自闷着着急。直待俩老睡了，才悄悄地偷起来，想要去叫兄弟来帮着。爹妈又没人卫护，要不去叫兄弟，又一个人孤掌难鸣。想了半晌，终没做理会处。正要到前面去探探动静，恰好师傅您来了，真再好也没有了！师傅请您帮着俺先将俺爹妈送出去再说。”

邹雷道：“你意思想送他俩出去，再回来杀人，是吗？只是这夜静更深，将他俩安顿在哪里呢？不如还是叫醒他俩，俺们去断了这毒根，再一齐护着他俩离开此地，岂不是好！”狄金儿道：“这个不行，俩老醒了，尤其俺妈，断不肯让俺们去杀冉玉生。那时反倒误事。”邹雷道：“不妨，有俺啦。保你不会受阻拦的。”

狄金儿道：“那么，师傅且候一会儿。”说着，便回到厢房里，先唤醒冉氏。冉氏揉着眼睛道：“还没天亮呢！就起来干嘛？”金儿急悄声唤道：“妈！休声响，有人要害俺们啦！邹师傅赶来救俺们来了。妈快起来吧！”冉氏听了，一咕碌爬起来道：“你快去唤醒娘舅，不要被人害了。”金儿无暇和她歪缠，转身唤醒狄葆兴，又催着冉氏披好衣服。便出房招呼邹雷进来。邹雷见了狄氏夫妻，不及客套，便将冉玉生

商量的话，一字不漏地说了一遍。狄吓得直发抖。冉氏还不甚相信说道：“俺这兄弟，乱用银钱是有的，不见得便黑到这般吧？邹师傅不要是看错了人，或者是误走到隔壁去了。”邹雷听了，不觉心头起火，复按住性子道：“嫂子，这时不是护短的时候了。这里有几个人，能使俺看错？隔壁人家谁知道你俩在这里，谁能知道你栖霞岭窖了几万银子，俺劝您要明白才好。如今您一家性命，都在他手里。即使您能饶他，怎奈他不能饶您，您爱他护他，怎奈他只认得银子，不认得姐姐。就是您暗地一走了事。久后将来他也是你家一个大患。何况栖霞岭的窖，他已知道。您就是暗走，他也得去取银子。您终不能一夜运完，也不能再到栖霞岭去，让他报告官府来人捉去领赏。现在除却斩草除根，给他个了结，你一家还可以到栖霞岭去，关门隐居几天。万师傅千辛万苦替你家换得的一点家业，还能保住。要不然，家灭财空。那时悔已不及了。不是俺好管旁人家事，只是俺生平气性看不惯这养虎伤身的事情。见不得这狼心狗肺害义灭友的强盗。您如果一定不要俺管，您一家必要丧在他手。俺们为您报仇，依旧要将他杀了，倒不如现在除了这恶贼，还救得了你一家。您快些收拾吧。旁的事儿，你且不必管。天已不早了，事还多着啦，休再耽擱了。”说罢，飏地拔出一把青磷磷的宝剑来。冉氏吓得脖子一缩，不敢言语。

邹雷回头向狄金儿道：“随俺来！”说着，师徒二人打开通前厢的房门，直冲过去。只见冉玉生正拿着一包药面儿匀分做两起，方用戥子秤着，听得房门响，连忙双手掩住，转头忽见邹雷夜行打扮，手持宝剑，大吃一惊，忙哀告道：“大王呀！可怜俺是个靠亲戚吃饭的穷人，没有什么可孝敬的呀。”方要跪下磕头求告，忽见狄金儿随在身后，便知道不

是来打劫他的，立时上下牙齿捉对几厮打，周身如地震一般。要想喊叫，用力挣着，也喊叫不出来。这时，他妻子从床沿上站起来，想要逃走。不料两只脚不争气，忽然没了骨头，噙地一声，整个儿摊在地上。狄金儿走过去，提了她起来。不屑和她多说，顺手一刀，自上而下地将那妇人的半个前脸儿削将下来。一声也没得叫唤，尸身扑地倒了。冉玉生这时已被邹雷捉住，跪在当地，见了这般形状，更吓得死去活来。邹雷喝道：“你这狗强盗，将狄家的地契藏到哪里去了？”冉玉生只颤兢兢地指着楼上，张着个大嘴，说不出话来。邹雷便扁着剑向冉玉生背上“啪”的一击，喝道：“说呀？”这一下才将他魂灵打转过来，颤着说道：“在……在……在楼上正梁中间的小黑皮箱里面。”邹雷又问道：“狄家与你何仇何怨，你要害他全家的性命？俺和狄家非亲非故，只因他夫妇一片忠诚，这等人天也要保佑他。所以教他的子侄，扶助他安康。你这禽兽，方才听你所说，你到此地全靠着狄家的周济过活，竟忘恩负义，谋财害命。你这等狗肺狼心的贼强盗，若使你一刀就死，未免太宜便你了。”说罢，把剑尖刺进冉玉生口中一绞，早将他的牙齿舌头一齐绞下。哎唷也没叫得一声，仰身倒地，痛得白眼直翻。邹雷回头看见那妇人的血脸儿，忽然心头一动，想出个办法来。便问金儿道：“冉家在此地，除你家外，还有什么亲友吗？”金儿摇头道：“没有，他夫妇俩在家乡闯了祸，讹诈了一个贵家公子的银钱，人家要报仇。恰好接着俺妈的信，便逃到杭州俺家。这房子也是俺家买的。”邹雷听了，便问金儿道：“你快去楼上梁间黑皮箱里取了你家的地契，大约他家的细软也在那里。你一齐收拾了，领你爹妈奔栖霞岭去，俺一定在你们未到栖霞岭之前赶上你们同行。”金儿应了一声，自

去收拾。这里邹雷将冉玉生的前脸也照他妻子一般给削下来，又将两具尸体搬在床上，将剑扎起两个割下的鬼脸儿扔在后面井里。回身取下件长衫穿好，又取些引火之物堆好，飞身上屋，遥望后厢灯火已灭，知道狄金儿已经走了，便又到前厢，将灯泼翻在引火之物上面，转身出到天井里，眼见着火光已露，才飞身越屋而出，过了一会，见火已冒穿屋顶，便去拍四邻的门户，大喊道：“狄葆兴家里起火了！狄葆兴家里起火了……。”顿时人声鼎沸。邹雷便乘这当儿纵剑光飞赶狄家父女去了。

这里众邻人闻声开门观看。果见火光烛天，黑烟乱涌，齐都吆喝起来。一霎时，水桶脚盆乱碰，男女乱窜，舀着水去泼救。乱闹了半夜，才见县差营勇，拥着文武官吏前来，四面围着，看着火烧。差役兵勇便冲进四邻去乱抢。瞎闹了一夜，天明时才把火烧的房子拖倒，压住火头。算四邻运气好，留得一所空房子。屋内东西赛过被火烧了，顿时哭喊之声震天动地。那差役兵勇听了，举起鞭子乱抽，不许作声。又锁着地保来见知县，查问房子时，说是狄葆兴的。又查得火场内烧死男妇二人，知县一机灵，便断定是狄葆兴夫妇。传谕带了地保和四邻回衙，后来打罚一顿，通详上去，狄家这一案就算从此糊涂了结，也没追问了。后事如何，下回再续。

第 九十八 回

狄葆兴避祸隐栖霞

辽东鹤仗义卫居停

话说狄金儿本是个闺中弱息，虽然经过两个名师指点拳棒剑法，到底未曾经过大阵仗。平常又轻易不出店门，现在陡然遇着这般巨变，自然满心不得主意。幸而她秉性聪明，绝不似她母亲那般慊愁。又仗着有霹雳子和辽东鹤两个惊天动地的师傅尽心竭力护着他一家，所以她虽在这茫无头绪之中，倒也还神情安定。有所恃而不恐。这时她所最担心的事，便是她那令尊令堂。不但不能帮她一点，或替她出个主意，而且懵懵懂懂，全仗她一人扶持卫护。她兄弟狄正祥又不在于跟前，直使她提心吊胆。一面护着俩老，向栖霞岭奔去，一面心里切盼邹雷快些赶来，好有个依靠。

行了不到半个时辰，忽见路旁闪出一人，低声叫道：“姐姐。”吓得心弦一震，连忙定睛看去，却然是她正想着的兄弟狄正祥。方要问他的话，早被冉氏一把拉住了。絮絮叨叨虽只别了一日，好似多年不见一般，问长问短，缠个无休无歇。葆兴也夹在里头烦琐不已。金儿听了不耐烦了，且急于要问正祥的话，便道：“爹妈，甭烦了吧！天快亮了，赶路要紧。兄弟，你且说，您怎知道俺们会从这里走过？”葆兴夫妇二人见金儿发急，才停口不语。大家齐步向前。正祥一面走，一面答道：“俺在弥勒庵里，夜静无事，正练着

功夫，想要寻师傅学习俺还没全会的空手夺刀。到得客房，邹师傅不见了，倒是万师傅一个人在屋里踱来踱去。俺方要问邹师傅到哪里去了，万师傅却突然地问俺道：‘你娘舅家里你可曾去过？’俺一时摸不着头脑，只答说去过几趟。师傅便道：‘那么正好，邹师傅到你舅家里去救你父母去了。’俺听了大吃一惊，方想问个明白，师傅不待俺开口，便将俺家的事说了大概。还说回来时，便想叫俺来，告诉俺的。只因没想着一个万全的法子，怕俺孩子家听了着急，再瞎闯出去些枝节来，反倒误事，所以没说。现在倒想得个法子，要俺快赶来，帮着姐姐在娘舅家里住一宿，要是娘舅没坏心，明夜便护着爹妈到拱宸桥去候着。要是娘舅起了歹心，便要俺明早到庵里告诉师傅，将叔婶救出。再散谣言，就说娘舅不在杭州了。俺们一家闯祸之后，都躲在娘舅家里。再回来帮着你把娘舅弄翻，一把火烧了他。俺听了大喜，想着还有那泼妇舅妈，她害俺家也害够了。哪一个月不累得婶娘哭两场？旁的也不必说了，就叫她替婶娘当了这一回灾，也不冤屈她，便向师傅说了。师傅又问了她的行径，俺照直说了。师傅说，也好，俺这时虽然晓得邹师傅已来救应，心里却急得了不得。连忙换了衣服，急地向舅家里奔来，还没赶到，便遇着邹师傅，知道事体已照样办了。叔婶和您都平安。俺才放心。邹师傅叫俺来赶你，他还有点事儿没结束，说随后就到。要是俺们先到岭下，便藏在僻处等他赶来。俺飞步从屋上一直赶到栖霞岭，也没赶着，便想起婶娘走的慢，定还在半路。便又转回头，迎上来。果然被俺寻着了。姐姐，你昨日怎不将那狗官差来的强盗兵全给宰了呢？留着这班东西干啥？难道让他们再去害人吗？”金儿道：“俺只为师傅嘱咐过，不许无故伤人。这伙乞丐兵，都是为吃饭没法

子，奉差而来的。与他们什么相干？就是杀尽们他，那官府依旧可以招些乞丐来，依旧害人。还不是一样吗？俺们又何苦多伤生呢？说到老百姓不受害，也不是杀尽他们就办得到的。俩师傅从前和我们说的话，你难道忘了吗？”正祥笑道：“俺只恨极了，想着要杀绝这般东西罢了。师傅言语怎么忘却得了？”

四人正说着，走着，东方已现鱼肚色的天光。葆兴便催着冉氏快走，四人齐振起精神。走不多时，已见栖霞岭上的青葱草木，历历可数。一霎时，日光也照澈平地了。冉氏走得满头是汗。金儿挽着她，强到岭下，已是面红口张，再也走不动了。大家便到一个园林围墙后面一棵松树之下，围坐在草地上歇息。

方才坐下，忽然树后有一人哈哈大笑。四人一齐惊骇。金儿姊弟早横刀以待，葆兴夫妇骇的直跳起来，及至大家定睛细看，原来恰是邹雷。顿时四颗心一齐心花怒放，一拥上前，将邹雷团团围住乱问。邹雷道：“你们休吵，俺且问你们，那佃家在哪里？可认得你们？他为人心地如何？你家窖银的地方，可有人住着？”葆兴连忙答道：“俺的屋地就在这岭上向左一点儿便是，那佃户只是一个聋老头儿。因为他一生糊里糊涂，人都叫他王三梦，家里还有个老婆子、一个呆孩子，今年十四岁了。这原是那年俺买这地方时，他老夫妻俩领着孩子常来俺店里讨饭，俺见他可怜，和万师傅商量，就将这里几方菜地佃给他种，也没收过押佃钱和租钱。只要他随时送些菜到店里供用。他倒也还有良心，挨时按月，拣新鲜的蔬菜尽先送来。这菜地左角几间茅屋给他住了。俺的窖，在正中三间两进的大瓦房里。俺原本算着不做生意时，便搬来这里住家，图个清静。俺俩将来就葬在这岭

上，这房子便算个祠堂。如今到这个地方去，没甚要紧。王三梦一家子，比俺还要天日不知，就使他在菜市上听得些什么，照他平日为人看去，俺管保不致于和冉玉生一般没良心，起心害俺的。”邹雷听了便道：“既是如此，俺们就动身去吧！”说罢，便一齐动身。金儿依旧挽着她母亲冉氏，随着邹雷等，赶上栖霞岭来。到了狄家菜园门前，王三梦老远望见了，真如见姥姥来了一般，奔将出来，眯着一双眼垢迷漫的眼睛，张着个血盆大口，露着两排杏黄色乱七八糟的牙齿，“啊唷”“啊唷”地直嚷，喜得半晌也没说出句话来。还是狄葆兴上前和他招呼，大家都到茅屋里坐下。

狄葆兴便问他正面瓦屋里近几天可曾收拾过？俺只为清明时，店里太忙，没抽得工夫来祭祖，今日特来补祭，并且还要屯住两天。一来为着要闲散着休养休养。二来要签一棺土，葬个世交长辈。原来邹雷要向狄家商让一棺土葬玄化和尚的事，万之一已于护送狄家父子时向葆兴说过了。葆兴听了，非但决意不肯收取分文地价，并且拍胸担当葬事一切费用。所以葆兴向王三梦如此说法，王三梦留神注念，才听清了葆兴的话，忙应道：“大老板，我承你老的情，每日三餐，撑饱了我一家子三个肚皮，天理良心，不替你老做些事儿，老天就能答应我吗？我每天早上起来，擦了脸，不吃、不喝、不说话，先到正屋佛堂里，扫地掸灰，磕头上香，求神佛保佑你老，一家门都富贵如意，财发万金，哥儿得读书中个秀才，姐儿得嫁个状元郎。就是两边的房里，我每隔一天，必要亲自揩抹一遍，预备你老一时高兴逛了来时，有个起坐处。我这脏屋子，只好我和他们娘儿俩狗圈般窝着罢了，好让你老久屯吗。不瞒你说，托你老的福，我家小傻子，今年十四岁了。园里的事儿，锄耙种没，都能做了，就

是早上上菜市，送主顾，也都懂得了。不怕你老笑话我没出息，这年纪才倚老卖老，学着偷懒吸筒旱烟儿。长闲着没事，只想着你老待我家的好处。有时送些新鲜菜儿到你老店里，回来便伺候神佛。有时便替你老拾掇屋子，尽我一点穷心。只是如今我一家子不愁不急，有吃有穿，都是沾着你老的光。哪里报答得来啦？你老友家有喜事，可曾择定日期，我替你老雇工办理。保管一文不虚花，功夫还得来十二分结实。你老今日上祭，猪头三牲可曾办好？要没带来，便叫小傻子快去买去。”说着，又高声叫道：“傻子妈呀！怎么啦！老糊涂了吗？这半晌茶也没见一杯。小傻子呢，叫他今天不要上市去了，快来帮着做事，你快倒茶来，便烧饭吧。还有那大年头里我叫你留下的腊肉风鸡，一齐都摆出来下酒吧。”

邹雷听了他一番言语，暗中起敬。想到，茫茫浊世，竟还有如此天真未泯之人。为天地间存一分正气，倒不要看轻他，这才算得是人呢。那冉玉生真是个癞猪狗罢了。正想着，王三梦的老婆子赵氏已托着个白木条盘，盛着几大碗清茶，走将出来，向大家招呼过了，将茶一一的送上。回身又取了门旁倚着的一根三尺来长马鞭竹节的旱烟袋，和指缝里夹着的一根香火，递给王三梦道：“大老板和这位老板吸烟吗？您装着吧，俺要烧饭去了，回头再来陪大娘娘说话儿。”王三梦摇头笑道：“大老板是正派人，不吸烟的。”说着，便伸出棒槌般的两个指头，向那油腻发光的烟荷包里，撮了一撮旱烟，装入那乌金般折颈歪唇的烟锅里，双手连香火捧着，向邹雷递去道：“这位老板吸筒烟儿，这叶子是自己种的，很有劲。”邹雷忙站起来拱手道：“俺少学，不会吸烟。”赵氏听了，一面向里走，一面笑道：“俺说是没出息的人才学着吸这般没滋味的东西，是不是？您瞧，人